



匀城朝霞 赵匀川 摄

光影里的都匀

文化中国行

这几年，贵州像一个突然被镜头发现的宝藏。来贵州之前，笔者对这里影视产业的印象大致来自几组碎片：《无名之辈》把都匀带火了，《陈情令》在秦汉影视城取景的景，毕赣的电影把凯里拍得像一场梦。但也就仅此而已——山水美、取景便宜、偶有爆款，大概能概括全部想象。真到了贵州才发现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近两年超过200个剧组在贵州取景，其中秦汉影视城累计接待400余部作品拍摄。贵州早不是那个“偶然被拍一下”的地方了。近日，澎湃新闻《光影里的贵州》文化漫游活动走进都匀，随学者和编剧一起，探访那些被影视剧改变的地方。

“路走到头了，就有了桥”

初夏的清晨，都匀西山大桥，微风习习。几位老人在风雨廊下棋，一群阿姨在桥上跳舞打太极，桥上店铺里年轻人在品茶，在水族文化馆里学习水族文字“水书”，廊柱上没有《无名之辈》的打卡标识，也没有人贩卖电影衍生品。这座建于1966年的老桥，历经多次扩建加固后，被改造成布依族、苗族特色的风雨桥。2018年，饶晓志导演的《无名之辈》把故事高潮放在了这里——马嘉旗和胡广生，一个坐轮椅，一个站栏杆边，说出了那句“你说为啥子会有桥？因为路走到头了。”电影拿下近8亿元的票房，西山大桥也跟着出了名。距离大桥不远的石板街，也是《无名之辈》的取景地，徐霞客曾由此入城。如今街两旁的老屋里，聚集着苗族银饰、水族马尾绣等非遗店铺。电影带来了游客，但老街没变成千篇一律的“网红打卡地”，手艺还是本地的，店铺还是本地的。一部电影无意间照亮了一座小城，游客循着镜头找过来，而本地生活没有被流量冲刷变形。饶俊贵州人，年少时外出求学，后来带着剧组回家乡拍戏。他介绍：“火与不火有很大的偶发性。《无名之辈》的导演是贵州人，他回来拍，纯粹是对家乡的致敬，并没有预设会这么火。”饶俊已经在贵州拍了4部作品，他说，小时候对家乡的山水“没觉得有什么好”，向往的是外面的世界。但多年后回来再看，“心境变了，对环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”他感叹自己这一代人经历了从“渴望走出去”到“发现家乡值得被

看见”的变化，“当再回来的时候，会吓一跳，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我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写一部作品去记录这个时代。”但是，靠一部电影的热度撑不起一个产业，从“被拍过”转向“让人来拍”，都匀影视产业正在加速崛起。都匀市委宣传部文艺（电影）科工作人员介绍，以秦汉影视城、毛尖小镇、巨升影视旅游小镇三大基地为核心，配上石板街、西山大桥等66处外景地，都匀铺开了一张“3+N”影视产业矩阵。截至目前，累计引进签约影视剧480余部，落地拍摄230余部，带动综合收益超7.6亿元。电影里说，路走到头了，就有了桥。对都匀来说，那部电影是一座桥。但桥能走多远，不取决于桥本身，而取决于岸上的人把路修到了哪里。

造一座城，等一场梦

都匀的故事走到这里，换了走法：不再等下一部《无名之辈》偶然降临，而是造一座城，主动把剧组请进来。秦汉影视城就是这座“城”。占地694亩，230栋仿古建筑，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群影视基地。但2020年贵州匀影文旅集团接手时，这座“城”更像一个空壳。匀影影视公司副总经理金剑记得很清楚，那时候一年来七八十个剧组勘景，真正落地拍摄的不到10个。“都说挺好，走了就没消息了。”金剑表示。问题出在哪？金剑发现，剧组最在乎的往往是最基础的细节。摄影组问有没有灯光器材，回答“没有”，对话就结束了。对方心里已经算了账，从横店或北京拉设备过来，成本太高，干脆不来了。金剑给团队定了一条规矩：所有问题都不能只回答“有”或“没有”，必须给一个替代方案。本地没有，贵阳有没有？贵阳有专业设备租赁公司，1个多小时车程，成本也不算高。就是靠这样一盏灯一盏灯地解决，影视城慢慢有了回头客。2023年短剧市场突然爆发，都匀踩中了风口。“巅峰的时候，一天有8个到10个剧组同时在影视城里拍。”金剑说，剧组多了，配套企业自然跟了过来。灯光器材、服装道具、马匹、餐饮、车辆，产业链一段一段地补上了。剧组来了，粉丝也跟着来了。《陈情令》2018年在此拍摄，至今仍是核心IP。每年有五六千名粉丝专程到都匀打卡，王一博和肖战住过的房间，“从5月份开始一直被预订，暑期从来空”。除了《陈情令》，还有《庆余年》《双世宠妃2》《将夜》《寻秦记》《大秦赋》《天盛长歌》《玉昭令》《星辰灿烂·月升沧海》《蜀锦人家》等剧也在秦汉影视城拍摄，影视城多了双世宠妃馆、庆余年馆、寻秦记馆等6个影视主题打卡馆。



秦汉影视城风光

图源：视觉中国



《无名之辈》取景地都匀西山大桥

丁珏纳 摄



《无名之辈》取景地都匀石板街，徐霞客曾由此入城

丁珏纳 摄

秦汉影视城还常态化举办旅游节会活动聚集人气。金剑介绍，2023年举办怪诞奇遇夜2.0、“梦回影都·潮玩FUN”等活动26个，全年接待游客75万人次；2024年举办西南影都大庙会、“第二届西南影都汉文化周”等活动20个，接待游客82.53万人次；2025年举办“我在都匀当明星”等活动21个，接待游客91.87万人次。有观点认为，像影视城这样的地方，就是给城里人做梦的。这跟《无名之辈》带火西山大桥是同一套逻辑，明知道故事是虚构的，大部分人还是会来到故事发生地“追梦”。

这是城里人给自己找的“白日梦”，但背后藏着一个更普遍的心理需求：现实中有各种纠结、各种困惑，我们需要来到这样一个远方，去寻找一种位置。金剑很清醒：“跟横店比，我们的体量差距还是很大。横店不是靠某一部戏出名的，是很多戏、一系列爆款才成就了东方好莱坞。”他打了个比方，“就像开一家小饭店，突然爆火了，一天涌入上千人，你也接不住。需要一个过程去扩充规模、完善配套，才能稳稳妥妥地把事情接住。”（来源：澎湃新闻）

黔南风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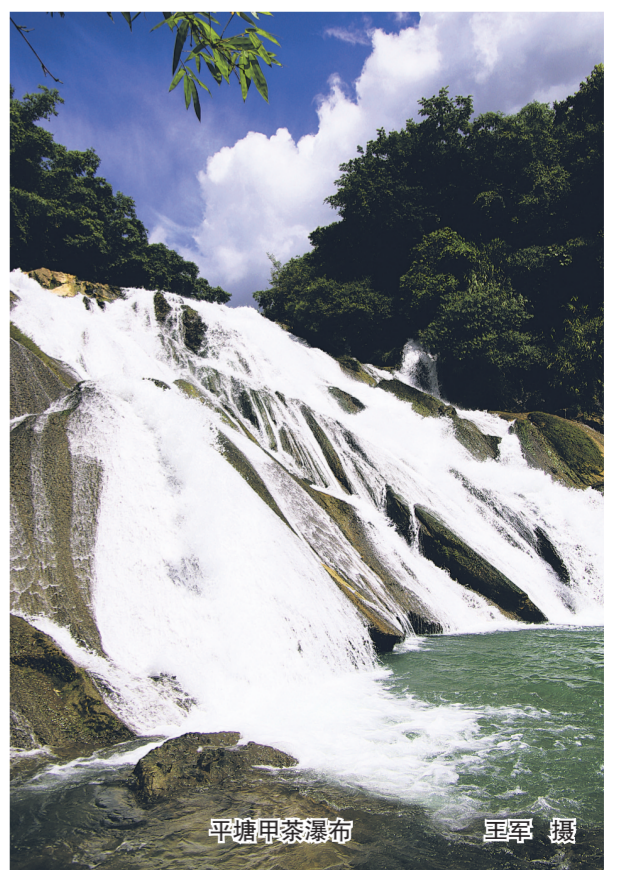
小桂林风情

向兆国

平塘甲茶，偏安一隅，像是被时光遗忘在了黔南褶皱里。直到有人告诉我，这里便是“小桂林”，我才恍然惊觉——桂林远，甲茶近，近得可以听见自己心跳。30多年前，我在《黔南报》（《黔南日报》前身）上发表一篇文章，叫《甲茶风光独好》。那时交通不便，甲茶还藏在深山人未识。如今再访，风景依旧旖旎多姿，只是来路上多了些络绎不绝的车辆。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节，有外省的一家三口，千里迢迢来到甲茶，在甲茶河畔沙滩上搭帐篷住了3天。他们在这里听风听水听鸟鸣，与自然亲密相处，离去时还依依不舍。我想，像这样的游客会不断增加——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的今天，忙碌奔波的人们太渴望远离喧嚣、远离尘嚣了。走近甲茶河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汪澄净绿水。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”，河水弯弯曲曲，有九曲十八弯之美称。水波随风荡漾，仿佛在演绎千年不息的绝唱。坐上小船在河上漂游，伴着悠悠水声，把沿河山间绿意尽收眼底。船夫不言语，只偶尔点拨竹篙，任船儿随波逐流，心儿也荡漾开了。这时想起韦应物的诗句：“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虽然未见春雨，那份自在与闲适，却是一般无二的。

正当你沉浸在河畔美好景致时，不远处竹林旁，忽然传来优美嘹亮的本地山歌，让人心旌摇荡：“甲茶河水清又清，河畔两旁竹遮阴；欢迎客到我方来，甲茶度假最开心。”那调子悠扬，像是从山肚子里长出来的，又像是从水里漫上来的。循声望去，只见几个布依族女子，穿着蓝靛染的衣裳，在竹影里若隐若现。她们的歌声不紧不慢，和着水流，和着风声，和着竹叶沙沙声，构成一曲天然交响曲。甲茶的沿河两岸，绿竹婆娑，竹傍水生，水依竹绿，相生相伴，相映成趣。最奇的是河面狭窄处，两岸的竹枝相互缠绕，形成一道道天然竹拱门。船从拱门下驶过，仿佛进入了神圣宫殿，幽深而神秘。王维有诗云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”在这里，不用弹琴，光是听着风吹过竹梢的声音，便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洗涤过一般。水和竹，就这样构成了一幅水墨画卷，美轮美奂。甲茶瀑布，又是另一番景致了。它不徐不疾，飘飘荡荡，潇洒任性，激起浪花朵朵，柔美细腻。不像黄果树瀑布那般雄浑，倒是大家闺秀手中纨扇，轻摇慢摆。最妙的是，人可以置身瀑布中沐浴，让清澈水流洗涤身心，洗净尘埃，洗净烦恼。偶尔会看到几个天真的

男孩，赤身裸体泡在瀑布下，像几个小精灵，笑声琅琅。那种童真，让人感慨万千，仿佛把自己拉回到烂漫的儿童时代。柳宗元写小石潭的“皆若空游无所依”，用在这里，倒也贴切。河畔沙滩，柔软洁净。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，愿在此处扎营度假，想来其中自有耐人寻味的缘由。白天，赤足走在沙滩上，感受阳光温暖；夜晚，躺在帐篷里闻水声，看星星，仿佛回到了童年。这种亲水体验，这种融入自然的沉浸式感受，实在是人生最惬意的事情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还能遇到当地群众捞到河鱼。那鱼是野生的，在清冽的河水里长大，肉质紧实而鲜美。简单清煮，撒上一把野葱，便能让人回味无穷。这是甲茶另一种馈赠——最朴素的，往往最动人，最难忘。如果说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是大家闺秀，那甲茶则是可亲可近的小家碧玉。陶渊明写桃花源，“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，甲茶虽然没有桃花，但那份与世隔绝的宁静，胜过一个活脱脱的桃花源。如今，人们休闲度假，正在发生微妙转变。过去追求是“去过哪里”，现在更在意“在那里做了什么”“有没有参与感”“有没有体验度”。甲茶可贵，甲茶迷人，甲茶令人千里奔赴，正在于它提供了丰富体验——可亲水，可亲竹，可探洞，可荡舟，可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发呆。山水为你提供情绪价值，自己也可以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。这种全身心的沉浸体验，正好切合了现代人追求的放松方式、休闲感觉。正如苏轼所说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。”甲茶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它给予我们，正是这份取之不竭的宁静与美好。



平塘甲茶瀑布

匡罕 摄